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 齊默曼獨奏會彈出「鮮」味

▲齊默曼來港獨奏，彈德布西和布拉姆斯

德布西組曲「版畫」中一首《塔》奏畢，全場都靜默着，等着《格納納達之夜》。觀眾席中突然有人咳，聲音很大。台上鋼琴家也跟着咳，咳完朝台下笑。觀眾也跟着笑起來。

這是齊默曼 (Krystian Zimerman) 本月初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獨奏會的一個小插曲。當晚，這位金髮波蘭鋼琴家也許患了感冒，每彈畢一首總掏出手絹擦擦鼻子，或咳兩聲，再衝台下觀眾苦笑着搖搖頭。

觀眾似乎全不在意齊默曼的不在狀態。壓軸的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奏鳴曲》在強和弦中奏畢，幾近滿座的音樂廳浸在長久的掌聲和「Bravo」中。



▲齊默曼早年灌錄的唱片封面

## 金禧樂季 十足個性

齊默曼返場四次，微笑，鞠躬，吻了獻花女孩子的手，但沒有 encore。姑且把這遺憾，以及布拉姆斯奏鳴曲第一和結尾樂章中幾個不扎實的和弦，歸咎於感冒病毒吧。

除此外，齊默曼並沒有令香港觀眾失望。在他的金禧樂季，這位十足個性的鋼琴家帶來了表情豐富的德布西，小巧迷人的史曼諾夫斯基以及布拉姆斯。

是的，原定一場全德布西曲目音樂會，臨時改成了「拼盤」。不過，雜有雜的美，關鍵在演奏者既能彈出作曲家不同風格，又能令整場音樂會宛如一個整體。就像一鍋燉，有魚有羊，合起來卻是個「鮮」字。

有人說演員分兩類：一類演什麼像什麼，比如德尼羅；另一類演什麼都是自己，比如阿爾·帕西諾。這樣的分類，用在鋼琴家身上也並無不可。

齊默曼顯然屬於前者。在他龐大的 repertoire (演出曲目) 中，有浪漫有古典，也不乏現代聲音。可貴的是，他總是尊重作曲家原意，彈德布西絕不會聽起來像舒曼。正像他這次獨奏會上半場的德布西和下半場的布拉姆斯，從觸鍵到踏板運用再到表情和姿勢，都有明顯差別。

上半場的他，像個詩人。德布西六首前奏曲，被他彈得層次分明，有抑揚有節奏，充滿



▲當晚沒有 encore，實為遺憾一椿

▶齊默曼總是尊重作曲家原意，彈德布西絕不會聽起來像舒曼



▲齊默曼彈琴時並沒有取悅觀眾的、誇張的肢體語言

了詩的味道。他並不刻意收斂，而是令到情緒和音樂表情盡可能地大開大合。彈《雪中腳印》時，他令左右手的旋律盡可能疏離，甚至互不理睬，以烘托蕭索孤寂的味道。而到了壓軸的《西風所見》，他又令雙手十根手指配合得天衣無縫，在連續的長音階和踏板中，狂瀾的風便也一層層捲過來。

## 戲劇性故事性兼備

另外，鋼琴家大量使用踏板，不強調琴音的顆粒性，而是故意發掘這樂器光滑的甚至有些黏稠的質感，也令到這六首前奏曲有了夜曲的詩味味道。甚至他隨旋律前後搖擺的身體和每奏畢一首便雙手合抱低頭沉思的模樣，都合着音樂的轉接，將旋律中的戲劇性和故事性「演」得恰到好處。

這也與法國音樂的性格相符吧。在德布西和拉威爾那裡，音樂不單是旋律，也是一種氛圍。這種氛圍，需要演奏者用心甚至用肢體語言營造。

中場休息後的齊默曼迅速脫下詩人外衣，下半場已正襟危坐儼然一位哲人。他彈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奏鳴曲，不論奔放的第一樂章又或零星穿插的抒情句子，絕不前仰後合地嚇唬人。或許他深知糾結凝重若布拉姆斯，決不可用炫技姿態去呈現。那樣，太輕佻。

沒有取悅觀眾的、誇張的肢體語言，他照舊能將連串的大力和弦轟得勁道十足，也能用十根手指彈出樂團般宏大且層次分明的聲效。特別是最末樂章，從序奏到尾聲，層層疊加鋪排，若砌磚般將樂句疊得密實緊湊。依舊，他踏板用得很多，但因為巧妙，不顯花哨。又因這是布拉姆斯獻給克拉拉·舒曼的，有關愛的深厚和隱忍，所以踏板帶來的迷離音色，恰又與愛的惆悵哀傷相稱。

你盡可說這個布拉姆斯聽上去不夠沉重，盡可說演奏者處理第二樂章感情時略顯氾濫，但你不能否認，這是齊默曼的布拉姆斯，不是 Richter 的，也不是 Katchen 的。

當晚的曲目雖風格各異，但說得擴闊些，都含了關乎愛的命題。用這樣普通的一個關鍵字串起來，那怕德布西和布拉姆斯擺在一起都不顯得突兀了。而且，齊默曼早過了博取眼球逗觀眾開心的年紀，他現在上台，不因為愛又因為什麼？

詹木



▲蘇五雲和他的「心靈旅途」壁畫複製本

## 蘇五雲繪「心靈旅途」壁畫

以大自然意境，河山山川感覺舒緩心中愁困，以畫作讓人放下心靈重擔——本地街頭藝術家蘇五雲為市區重建局設於中環中心地庫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親筆繪製全港最大最長的一連三幅室內畫「心靈旅途」，希望透過畫中意境，讓服務使用者重拾無拘無束的逍遙自在。

「心靈旅途」是蘇五雲隨心將西方的油畫及傳統中國的水墨畫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希望透過畫中的大自然意境，大家有一種走進河山山川的感覺，舒緩身心。作品靈感源於色彩繽紛的九寨溝景色，隨後

聯想到范仲淹《蘇幕遮》一詞中的「碧雲天，黃葉地，彩色連波，波上寒煙翠」深邃而遼遠的景致，蘇五雲有感各社區設施的一份熱心及愛，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相符合，以范仲淹的詞為壁畫的基礎最為合適。

Citywalk 荃新天地即日及十一月三十日於中環展出「心靈旅途」畫作複製本。市民除觀賞「心靈旅途」畫作及了解中環中心地庫的一眾社會服務機構外，更可透過捐款支持各機構，亦可為生活添上色彩。



▲「心靈旅途」壁畫中的兩幅複製本

▲「心靈旅途」壁畫其中一幅複製本

## 梁小萍墨醉天涯展書法



本報攝

▲是次將展出的五幅梁小萍以自撰迴文詩和塔型詩創作的傳統書法作品 (左起：篆書——天發神讖碑、行書、墨寶子碑、大草、竹簡)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梁小萍上一次於香港舉辦書法展時，已是約十年前的事，二十八歲闖蕩澳洲，談話中不時讚美澳洲的風土人情，提及祖國亦有訴不盡的情懷。因此，她將情感注入書法與詩詞中，以「書中有詩，詩中有書」的形式，將連同學生於十二月二日至六日在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書法展覽「墨醉天涯——香江之旅」。

### 書中有詩 詩中有書

梁小萍認為學什麼都少不了扎實的基本功，亦需有良師的循循教導。因為深愛《楚辭》、《漢賦》、《詩經》及《道德經》，她將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相互交融、冶煉，誕生出一首首時而蕩氣迴腸，時而婉約俏麗的詩篇，「我作了許多詩，作詩就像是寫日記，它們是我的心路歷程，也是抒發感情的途徑。」

「粵語保留了大量的中古音，因此對於粵語地區的人來說，學習詩詞有優勢，不學很可惜。」梁小萍接觸詩詞之初，帶著玩的心態，「這就像玩遊戲一樣，很有

趣。」教授建築繪圖和高等數學是她初涉世途之職，同時也是她日後建築藝術架構的重要科學根基。

十五歲的梁小萍就已在番禺師範學院教書法，當時的學生都比自己年長，如今於澳洲教學，她始終保持用簡單、直接的方法，將複雜、難懂的知識教予學生，「其實學任何東西最重要的是方法，方法對了，其實並不難。」從小學什麼就喜歡什麼，自然科學、物理、高等數學、建築繪圖、哲學、書法及詩詞，這樣理性與感性的結合，梁小萍認為很「好玩」。「工作累了就去寫詩詞，就當是獎勵自己，也是一種情感的表達。」

### 將中國哲學寫出來

二〇〇八年，梁小萍代表澳洲將三百八十四字的《奧林匹亞迴文長聯》及五百二十字的《奧林匹亞迴文長詩》作為奧運國禮贈予中國，此次她特作《鶴頂雁足迴文對聯》紀念再次於香港舉辦書法展。

詩詞中有梁小萍多年來於澳洲生活、工作的感受，而自幼習字的她，認為「一筆下去便能將中國的哲學寫出來」。「太直或太彎都顯現不出字的「和諧」，中國的哲學講陰陽調和，剛柔並重才是美。」因此，梁小萍在寫大字的時候，必須要站着，紮馬步，以要太極的架勢，用身體的力量傳達至筆尖，再將這力量呈現於紙張之上。

「書法就像是海洋，永遠都學不完。」篆、隸、楷、行、草五體都會寫的梁小萍，認為自己是被上天選中的使者，將中國傳統藝術傳播到海外，「我亦相信這是緣分」，喜歡一切隨緣，不刻意強求，面對如今得到澳洲許多學府以及不同藝術機構的認同，她只希望能夠有更多人認識到她的書法和詩詞藝術，了解中國傳統藝術的精神。

此次除了展出梁小萍的書法及詩詞作品，還有來自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日本、韓國、台灣及香港等不同地區的二十八位學生作品，十二月三日開幕禮上，梁小萍將即席揮毫。



▲梁小萍書法作品《舞》



▲是次將展出的「梁小萍北京奧運禮物原作」——《奧林匹亞迴文對聯》

## 鶴頂雁足迴文對聯

梁小萍不僅愛寫書法，也愛作詩寫聯。以下便是她特為今次香港書法展而作的「鶴頂雁足迴文對聯」：

- 醉臥歌吟  
香扶綠徑 (註1)，露映彤英 (註2)，歸來看取紅霞晚 (註3)，港動新帆 (註4)，鴨飛白浪，醉臥歌吟碧水流。
- 吟歌醉臥  
流水碧吟歌醉臥，浪白飛鴨，驅新動港；晚霞紅取看來歸，彤映露，徑綠扶香。
- 註 1. 香港名稱一說，源自種香及產香。  
2. 英：花瓣。彤英指香港之木棉花。  
3. 暗喻一九九七香港回歸。  
4. 全體同人對香港之祝福。